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习材料

(一)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50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二月

目 录

馬克思：論土地国有化 （一八六九年九月）	1
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五月一日）	5
新发表的列宁的文献	133

論土地国有化

(一八六九年九月)

馬克思

本文譯自英國《勞動月刊》一九五二年九月號，該刊編者加了一段附記如下：

“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曾述及這一文獻的來由。工會領袖羅勃脫·愛波爾加斯曾被‘下議院的一位著名議員’，代表李却菲爾德爵士問他是否曾（在第一國際的巴斯爾大會上）投票贊成‘一切私有財產的廢除’。愛波爾加斯在第一國際總會的一次會議上，要求馬克思幫他答復。馬克思寫了一篇八頁長的《論土地所有權及其廢除之必要》給他。

整篇文獻已經遺失了，但馬克思用英文寫的一篇草稿在一九三六年被發現，并被先以俄文刊登出來，隨後原文（英文）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收集在一本名為《馬、恩、列、斯文選》（莫斯科一九三九年版）的小書中。……”——譯者

土地所有權——一切財富的根本來源，現在成了一個大問題，工人階級的未來即視此問題之解決而定。

因為不擬在此討論土地所有權的擁護者——法學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的一切辯論，我們只先指出，他們都是以“自然權利”的外衣遮蔽征服這一根本事實的。如果征服造成了少數人的自然權利，多數人就只有集合起足夠的力量，才能取得奪回他們被奪去的一切的自然權利。在歷史進程中，征服者都企圖借助於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為他們得自暴力的原始權利取得一種社會承認。於是出現了一些哲人，他們宣告這些法律是取得全社會的公認的。

如果土地私有權確是建基於这样一种公認之上，那末，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不同意保證這種私有權時，它就必然要消滅。我們且先不談那些所謂財產“權”，我們認為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農業對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以及機器和類似設備的需要，都使土地國有化成為一種“社會需要”，任何擁護財產權並反對這種“社會需要”的言論，都不會發生效果。

為社會需要所制約的變化，已早總要發生，因為社會的迫切需要必須被滿足，因而法律也往往被迫與社會需要相適應。

我們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斷增長的生產，而這些有關生產的迫切任務，卻不是讓少數個人按照他們的旨趣和私人的利益來管理生產，或無知地耗盡地力，所能完成的。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耕耘、化學處理，等等，最後都應該應用到農業上去。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学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農業技術手段，如機器等，絕不能被順利地應用，除非我們大規模地耕種土地。大規模的耕種——即使在它使生產者自身淪為牛馬的目前資本主義方式下——表現出遠較小規模的及零碎的耕種為優的結果，——如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大規模耕種，豈不是就能給生產以巨大的推動力嗎？一方面人民不斷增長的各種需要，另一方面農產品不斷上漲的價格，都不容辯駁地證明土地國有化已成為一種“社會需要”。一旦耕種是在國家的管制之下，由國家支出費用和為了全國的利益而進行時，個人耕種的弊端所引起的農產品的減少，就不可能再發生了。

*

*

*

法國常被提起，但是由於它的農民所有制，它比具有地主制的英國，距離土地國有化更遠。確實，在法國凡是買得起土地的人就可以得到土地，但是這種便利卻是土地分割成許多小塊，由工人以簡單的農具耕種，而且主要是靠男人們和他們家屬的體力勞動來耕

种。土地所有权的这种形式及其所需的零碎耕种，不仅排斥了现代农业改良方法的应用，同时并将耕种者自身转变为社会的一切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显著的敌人。他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获得收入的一小部分而耗尽他的一切力量，他的生产品的大部分不得不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裁判费的形式交给讼棍，和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对在他小小活动范围之外社会运动全然无知；他仍然以狂热的钟爱固守着他那小块土地和他对那小块土地的仅属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样，法国的农民就和产业工人阶级陷入极端的敌对中，既然农民所有制这样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法国在它目前情况下，显然还不是我们必须寻求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的地方。将“土地国有化”，然后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和工人团体，这在中产阶级政府的统治下，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盲目竞争，和“地租”一定量的增高，从而给专用者以新的便利，使生产者来供养他们。

一八六八年，在国际（第一国际——译者）的布鲁塞尔的大会上，我的一位朋友说道：“小私有财产的命运被科学的裁决所决定，大私有财产的命运被正义所决定。于是剩下的只有一种抉择。土地必须成为农村组织的财产，或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会决定这个问题。”

我说的和他相反：“未来将决定土地不能私有，而只能为国家所有。将土地交给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者，就等于将整个社会交给唯一的生产者阶级。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彻底的变化，最后并完全消灭工业中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到那时候，阶级的区分和各种特权才会与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同时社会将转变成为一个‘生产者’的组织。靠他人的劳动生活，将成为过去的事情。与社会相区别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

存在。”农业,矿业,制造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門都将逐渐被組織在最有效的形式中。生产手段由国家集中将成为一个由自由、平等,和自觉地在一个共同、合理的計劃下工作的生产者的組織构成的社会的自然基础。这就是十九世紀的伟大經濟运动所趋向的目标。

(原載《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五期)

关于巴黎公社消息的报刊摘录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五月一日)

馬克思

馬克思逐日彙編的英、法報紙上关于公社消息的摘录譯自俄文版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Ⅲ(Ⅶ)卷第九三——二三九頁。中譯文根
据俄文譯文、并参照英、法原文譯出。

原书无注，所有脚注均系中譯者所加，人名和报刊索引的注释也
系中譯者彙集。——譯者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Ⅲ(Ⅶ)卷

俄文版序言关于本文的摘譯

当一八七一年在法国爆发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时，馬克思最广泛地对各种报刊进行了經常系統的研究，从而收集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消息資料。他在公社革命期間所做的报刊摘录有着巨大的意义。这份經過批判挑选而蒐集起来的有关公社历史的极其珍貴而又丰富的資料，对每一个研究公社史的人都是寶貴的。馬克思的写作总是建立在对具体事实材料的詳尽了解的基础上。他仔細地蒐集所有这些有关公社活动、有关公社各种措施等方面的材料，并且也仔細地研究公社的敌人，研究那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其领导人。他蒐集了有关梯也尔、茹·法夫尔等资产阶级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繪了他們的本来面目。在对这些人进行譴責时，馬克思总是把这些譴責建立在經過严格核定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这份报刊摘录除了对历史研究者极其珍貴外，通过它还可以研究馬克思的工作方法。

参考：三月十九、二十二、二十四及二十九日〈每日新聞〉和
〈派尔麦尔新聞〉

三月十八日〈每日新聞〉

內務部長皮卡尔正忙着改組市政參議會。卡塞米尔·別里尔被委派為塞納省省長。瓦倫頓將軍充任新的警察局長。〈時報〉認為，對瓦倫頓將軍的任命是一個警告性的措施，表示政府並不認為巴黎的局勢正常。“毫無疑問”，該報補充說，“蒙馬特爾的大炮①不可能被永遠留在高地上的。”（巴黎。三月十六日）（巴黎的選舉是三月八日進行的。）“那些嘍囉（國民自衛軍）變得自由放蕩並且拒不受命了。”

（巴黎。三月十六日通訊）。瓦倫頓“首先忙着建立充分可靠的警察隊”。“蒙馬特爾的叛亂者……當人們好奇地來瞧他們時……便成了偉大的英雄”。“戰爭的兒戲，士兵的兒戲”。“一切都不象是眞事”。為了證明國民自衛軍不過是拿來擺樣子的，正在宣揚說梯也爾政府“已經獎給法國軍隊不下三千六百五十八枚榮譽軍團大十字章”。“政府的打算是要‘對所有期刊不分種類每分征收印花稅兩生丁’”。

巴黎。三月十七日（電）。“政府官員全都……回到了巴黎……梯也爾給他自已規定了三百萬法郎的年薪，把他的總部設在凡爾賽……商人們激動起來……提出了迅速改變期票法的請願書”。

① 安置在蒙馬特爾高地上的大炮，是掌握在國民自衛軍手裡的。梯也爾為了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裝，一直圖謀奪取這些大炮。最後終於在三月十八日向蒙馬特爾進攻，挑起了法蘭西內戰。

三月十八日《时评报》

蒙馬特爾的大砲“保卫得比任何时候都好……（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是全能的；只有它在发号施令，由于它的威信的增长，市政官員的威信已經喪失得一干二淨了”。（《新倫報》）“政府在把議院遷往凡爾賽的問題和對報刊採取反對措施的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引起了猜疑，除此以外，在蒙馬特爾還傳說維努亞將軍決定將蒙馬特爾加以封鎖。不管這一傳說多么荒誕，人們还是很相信它，因此下定決心不把大炮交出去，等等”。“這以後……關於奧雷爾·德·帕拉丹的問題……成為爭執的焦點。國民自衛軍要求把選舉權擴大到選舉自己的總司令，拒絕接受政府委派的帕拉丹……使談判陷於破裂的……原則性問題，等等。……加里波的……被一致擁戴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這一點他們絲毫也不讓步”。

“革命營的滑稽可笑的軍隊繼續在蒙馬特爾紮營，守護着從法國炮兵那里存來的大炮。難道政府不認為這個靈感人心的狂歡節在大齋期拖得太久了一些呢？結束這場不祥的滑稽劇，比查封幾種並不著名的報刊和在戒嚴解除以前禁止創辦新報刊豈不更有益嗎？我們希望巴黎軍隊的指揮官趕緊……恢復秩序。”（三月十六日《自由報》）

“昨天（十六日）深夜，一長列炮兵載重車奉命駛往蒙馬特爾高地，以便裝載并運走轟動一時的蒙馬特爾高地彈房里的彈藥。根據指示，視志願兵的行動如何，這一措施要么一舉成功，要么就見機收兵。看來，夜間並沒有解決問題；總共只商談了幾分鐘車子就回來了。國民自衛軍實際上是守護着自己的大炮的，不過這一切並未引起任何喧嚷”（《高盧人報》）。

國民議會，三月十一日（波爾多）。議長：“我們下次會議定於三月二十日星期一在凡爾賽舉行。”

根据議會三月十日通过的法令（杜弗尔提出的），期票应于十六日开始支付（巴黎三月十六日电）。（“大家都认为这一法令通过得太欠斟酌。”）

巴黎。三月十六日（电）：“卢森堡公园……停止开放了。在公园里配置了第一一五常备团。另外三个团占据着邻近天文台的街心花园。”

三月十一日。“今天，到处张贴着以国民自卫军委员的名义发布的红色公告‘告士兵书’”（三月十日在沃克薩尔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书中宣称：“巴黎已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此刻却还在往巴黎派遣军队，并竭力对这些军队隐瞒着巴黎居民的情绪。那些使战争失败、使法国分裂、把我们所有的金币都付了出去的人们，企图用挑起内战的办法来逃脱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指望你们会成为他们密谋罪行的驯服工具。”“巴黎人民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保留自己的武器，自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并在他们失去信任的时候罢免他们。他们要求把军队遣散回家。”

巴黎。三月十一日。《人民呼声报》对維努亞將軍封閉該報（同时还封閉了其它五家报纸）提出了抗議（見《号召报》）。維努亞援引前皇后頒布的巴黎戒严令。“九月四日已经使这一法令失去效力，議會也刚刚才通过了废除帝制的決議”。

馬爾斯教場和特洛卡德羅廣場由尚慈軍團和炮兵占据着，等等。

三月十八日《自由报》

巴黎。三月十八日。“十分安宁的气氛仍然籠罩着市郊街区”。

“由于任命瓦倫頓將軍为警察局长，不信任的情绪增长了。人们不能埋怨他……轉向市近卫軍①的行为……把对瓦倫頓的任命同对……

① 市近卫軍，是一八三〇年七月王朝政府为鎮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軍事警察，曾多次鎮压巴黎的起义。

埃斯皮納斯的任命（十二月間）作个比較。”在首都貼出了判处弗路朗斯和布朗基死刑的告示。

布朗基說：“在帝国时代取得了廉价声望的一伙人，九月四日窃取了政权……一八四八年共和国的創子手占多数……还有帝国的締造者。……为了不至于导致国家分裂，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从事救亡事业……而这些人，把自己的朋友們安插在所有那些沒有保留波拿巴分子的职位上之后，便泰然无事了。……当敌人还包围着巴黎的时候……政府却以假情报，以虚伪的諾言来堵塞人們希望說明事态的要求。敌人在繼續修筑炮垒等等……而巴黎却有三十万公民露宿首都街头，沒有武器，沒有工作，而且很快就將沒有面包。危险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况且本应以公社来代替那个用突然篡夺的方式而产生的政府……由此便出现了十月三十一日的运动。”①

三月十八日〈国民报〉

一百个营的营长三月十七日的声明（三月十六日在孚日街角保馬尔舍街心花园的舉朗咖啡館里一致通过）。他們“充滿坚定的决心，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击竟敢对共和国采取的侵犯行为，而且將同样地反击胆敢解除国民自卫軍武装的任何企图，国民自卫軍是社会协定、社会秩序和公共自由的天然捍卫者”。“目前（〈国民报〉說），有一支三万人組成的軍隊，根据維努亞的特別命令分布在薩托里紮營。”

① 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巴黎工人和部分国民自卫軍發動起义，占領了市政厅，并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并确定十一月一日举行公社选举，但事后違背諾言，派軍隊夺回市政厅，殘酷地鎮压了起义。

三月十九日和二十日〈时评报〉

(双日刊)

巴黎。三月十六日电。奥雷尔·德·帕拉丹穿着便服视察了蒙马特尔的大炮。

巴黎。三月十七日。昨天晚上(三月十六日)，当政府派炮兵去夺取孚日广场上那些看来好象没人守卫的大炮时，一切本来都安安静静。但当炮兵带着驃馬在广场上刚一露面，集合的鼓声立刻响了起来，军官便带着自己的人退出了。

〈时评报〉引〈泰晤士报〉，据该报称，政府中反对派所持的口实在于三十苏①(国民自卫军的津贴)的问题。“取消这种津贴，民众就会变得理智起来，至于叛乱者和二流子——这一丘之貉——饥饿很快就会逼他们屈服。”

〈世纪报〉谈到皮卡尔：“当法令(关于封闭六家报纸的)刚一签字，这位部长就躲藏起来，而让一位报纸的编辑②来讲话，这位编辑就急忙谴责政府这一决定……报道说巴黎是平静的，说被封报纸的攻讦并无恶意等等。”(三月十四日〈自由选民报〉)

三月十九日〈费加罗报〉

“梯也尔率直地要求建立一种除了近卫军之外的帝国军队类型的军队”。

“这样一来，(国民自卫军)新的联合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各营的联盟，各营通过每个连的代表相互联结起来，各连代表指派营代表，各营代表便指派出一个总代表——团长，他代表全区并同其余

① 苏(Sau)法国货币单位，等于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三十苏等于一个半法郎。

② 皮卡尔的兄弟阿·皮卡尔为〈自由选民报〉编辑。

十九个区的十九位代表联系……这二十位由国民自卫军多致营选出来的代表的使命是……选出一个將軍”。

退職区长科尔崩談特罗緒在畢贊瓦尔战役后第一天所做的演說：“我的新的同僚們在九月四日那天晚上忙着向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將軍說道，——就是巴黎是否可能成功地經受住普魯士軍隊的围困。我当时毫不犹豫就作了否定的答复。現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可以为我作証，証明我說的是實話，并証明我一貫坚持这种看法。就在那次講話中我还告訴他們，在目前的情况下，企图在巴黎抵住普魯士軍隊的围困，簡直是蠢举。当然，——我当时还加上一句——，这可能是英雄の蠢举，但也不过是英雄の蠢举罢了……我但愿这个蠢举会因某种奇蹟取得幸运的結局，可是我不指望它……区长先生們，这就是我曾對他們讲过的，他們当时剛經過人民投票而成为我的同事。……过去发生的事件①并没有推翻我的預断。”

三月二十日 < 每日新聞 >

社論：“法国目前的政府(梯也尔等)是尽可能地共和化了的。”“**賤民**——他們現在威胁着巴黎和法国的安全。”“**恶棍**。”“武装的、叛乱的賤民……得以……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建立将意味着敲詐和掠夺的合法化。”“这个可悲的罪行(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馬將軍)……是新的恐怖統治的預兆。”“奥雷尔·德·帕拉丹……勇敢的將軍。”“叛变者，他們的游手好閒和不学无术使法紀遭到破坏。”

“蒙馬特尔的賤民并没有为自己赢得特殊的英雄主义的荣誉。”“如果这是法国的意志，內閣也将要求建立共和国；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混乱不堪呢？”“联盟委员会利用民憤掌握了政权，这种民憤

① 指蒙特列土战役(又叫畢贊瓦尔战役)，見98頁注。

是用讲道理的办法平息不了的。”（說的好，廉价文丐！）“因此，除了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手段外，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而奥雷尔（德·帕拉丹）將軍不是那种食言之人，……敌人已經在巴黎城內了，而反击它必須用积极的行动。”

巴黎通訊。星期六（三月十八日）夜晚。“議會……定于星期一（三月二十日）在凡尔賽开会，政府只有在……它能够确立巴黎的秩序以后，才能出头露面。”“政府……已經决定用武力夺取蒙馬特爾和那儿的二百或三百門大炮与多管連珠炮，这些炮是根据那个擅自組成的委员会的命令被扣在那里的……完全由那些誰也不知晓的人組成。他們長時間地管轄着首都的这些地区。……上星期日（三月十二日）頒布的关于封閉叛乱報紙和任何其它期刊未經許可不得发行的命令，已經誰都不理睬了……新的叛乱报刊未經任何許可天天发行。”一清早（十八日）牆壁上張貼着梯也尔的公啓，摘录如下：“政府已經决定采取行动。妄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应当交付正式的司法当局审判，被夺去的大炮必須归还軍械庫。”到傍晚，还是那个梯也尔，和他的几位同僚向“国民自卫軍”提出一分呼吁书：“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国家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以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目的。”“它之所以采取行动，只是为了‘维护秩序’和取締‘叛乱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員几乎全都是居民不知道的人，他們仅只代表共产主义学說，企图把巴黎加以掠夺，把法国加以毁灭，等等。”深夜，由恩斯特·皮卡尔和奥雷尔簽署的致国民自卫軍的第三个呼吁书宣称：“一些受了蠱惑的人……正以武力反抗国民自卫軍和陸軍……政府已經决定把武器留給你們。拿起这些武器来吧，坚决建立法治，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共和国！”

早上九点鐘，我（記者）来到蒙馬特爾近郊，这儿聚集着許多人。“他們要我們把自己的大炮交出去，可我們决心要用大炮来保卫

他們显然想加以摧毀的共和国。”

早上三點鐘左右（三月十八日），常備軍和別動隊突然包圍了蒙馬特爾高地，一次衝擊就奪得了大炮，之所以這樣容易，是由於他們的攻擊是完全出其不意的。但是，被迅速發出的警報号召而拿起武器來的群眾，立刻大批地到來，來自伯利維爾^①的群眾特別多，於是重新又占領了陣地。一隊警察被解除武裝，群眾又奪回了自己的大炮。戰鬥中有十五人死亡。

早晨三點半鐘，蒙馬特爾高地被維努亞將軍的部隊包圍起來，他們占領了通往那里的一切要道，並在各個據點上配置了大炮和多管連珠炮。五點鐘時，費德爾軍隊的一個團——第八十八常備團，是昨天才開到巴黎的——登上了索爾費里諾塔，出其不意地襲擊了為數不多的二十幾個國民自衛軍，一下子就占領了高地和大炮。大約一小時之後，又有國民自衛軍往這裡開來，其數量雖然還不足以收回失去的高地，但同政府軍對射的勇氣卻綽綽有餘。有幾個局外人被打死。國民自衛軍奪回了全部自己的大炮，還奪取了被常備軍拖到蒙馬特爾斜坡上的幾門大炮和多管連珠炮。常備團中有一些人同國民自衛軍舉行聯歡。民眾中響起了“軍隊萬歲！”的呼聲。士兵中有幾名揹着後膛槍的警察受到粗暴的對待。指揮軍隊的將軍中有一位叫列康特的做了俘虜，被帶到了紅堡花園。一部分忠誠的軍隊^②被打得潰不成軍，被迫與那些忠誠的國民自衛軍^③一同撤走。叛亂者占領着城市中一個又一個的據點。他們從蒙馬特爾下來，占領了甫根尼萊王的兵營，把紅旗升在巴士底獄的圓柱上。半個巴黎落到了他們手里。

① 當時，蒙馬特爾和伯利維爾都是起義的國民自衛軍的基地，那兒放着他們的大炮，有大量的工人武裝。後面談到的“蒙馬特爾的叛亂者”、“伯利維爾人”等，都是指他們。

②③ 指效忠於梯也爾政府的軍隊。

此刻（晚上十點鐘），起義者在修筑街壘。在上羅舍爾街修筑的街壘形狀極其森嚴。

另一篇通訊（巴黎。三月十八日夜）：“維努亞親自率領一支相當大的部隊，在寂靜的夜里前往蒙馬特爾，企圖出其不意地襲擊在那里守衛大炮的國民自衛軍。……黎明時，他的部隊占領了克里希街心花園和通往蒙馬特爾高地的所有的街口。但在下令開火的時候，所有常備軍的士兵都把槍口朝下，並同叛亂者聯歡起來。”“打倒維努亞！”一部分巴黎近衛軍短時間態度還堅定，一擊向他們開火的叛亂者。……很快一切戰鬥都停止了……維努亞很有秩序地退走了。”

巴黎。三月十八日電。不久前向自己的選民發表了和解宣言的巴黎的十七位代表，三月十七日舉行會議，提出了對和解的新的呼籲，堅決主張國民自衛軍把自己的大炮交給當局。舍薩爾為此發表了特別有力的演說。幾乎所有巴黎的報紙都反對國民自衛軍的聯盟委員會，等等。

勝利以後，蒙馬特爾和伯利維爾人們當中的共同意見是：議會必須立刻解散，另選一個所在地是巴黎的議會。

三月十八日下午四點鐘左右，列康特和克列芒·托馬被槍決……。維努亞將軍的參謀部同所有的常備軍與憲兵隊撤到了塞納河左岸。目前還沒有關於擾亂治安和侵犯私有財產的消息。

三月二十一日 < 旗幟報 >

社論：“伯利維爾的叛變分子……巴黎的被圍……使他們擺脫了不愉快的必要的勞動。……他們由政府支付津貼，卻什麼活也不干；他們由政府提供武器，卻頑固地拒絕用這些武器來反對社會秩序的敵人，他們靠着國家來養活。……他們那廉價的愛國主義。……用領得的三十蘇喝酒、吸煙……他們決不會急於拋棄這些福利。……當戰爭

结束时，这些人不甘愿放弃自己舒适的处境……放弃自己惬意的安闲生活而回到沉重的劳动和贫困中去。……以前，国民自卫军乃是巴黎居民中循规蹈矩的人……在围城时期他们招募了巴黎的败类。……奥雷尔·德·帕拉丹卸职了，一个更有声望的继任者①也仍然得不到国民自卫军的承认；茹尔·费里的辞职，维努亚的退却，立刻明显地表明：政府被吓倒了……红色共和国处于强盗、流氓以及巴黎的蛊惑家的统治下。……让步将意味着灭亡。……共产主义坏种，最最无情的残酷……巴黎的恶棍……”。

巴黎通訊。三月十九日晚。“大約二十名最下等的流氓成了巴黎的絕對主人。在沒有得到里昂和馬賽的支援以前，他們……暫時還十分仁慈地在推迟对城市的搶劫……（十八日）他們占据了万多姆廣場的全部公共建筑……今天早上……赫赫有名的中央委員會占領了市政厅……旧市場被一圍街壘围了起来。……直到今天早上，杜弗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西蒙、海軍上将波图奥和列弗洛將軍还留在巴黎……”“他們向国民自卫军发表了呼吁书，然后便前往凡尔赛。呼吁书中說道：“这个（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是些什么人呢？在巴黎誰也不認識他們；他們的名字对全世界來說都是陌生的……他們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波拿巴分子，还是普魯士人呢？”稍晚一些时候，起义者占領了財政部、內务部、国家印刷局和爱里舍宮。委員會由二十个成員組成。委員會三月二十日的公告：“戒严令已經解除。茲号召巴黎人民各归本区进行公社选举。”委員會“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书：“你們曾責成我們組織巴黎的防御，保卫你們的權利……現在，我們委任証书已經滿期；我們將它交还你們，因为我

① 指朗格魯瓦。梯也尔政府起初任命帕拉丹，以后又任命朗格魯瓦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都遭到国民自卫军的拒絕。